

書名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編號 D8622200

卷八



彩色首頁1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是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長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小女到舍下少佳幾時，不知賢婿宅上還有何人。錢青道：小婿父母俱亡，別無親人在家。高贊道：既如此，一發該在舍下住了。老夫供給讀書，賢婿意下如何？錢青道：若得岳父扶持，足感盛德。是夜開船離了吳江，隨路宿歇。次日早到西山，一山之入，聞知此事，皆當新聞傳說。又知錢青存心忠厚，無不欽仰。後來錢青一舉成名，夫妻偕老，有詩為証。

醜臉如何騙美妻

作成表兄得便宜

可憐一片吳江月

冷照鴛鴦海上飛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自古姻緣天定，不繇人力謀求。有緣千里也相投，對面無緣不偶。仙境桃花出水宮中，紅葉傳溝三生簿上。注風流，何用冰人開口。

這首西江月詞，大抵說人的婚姻，乃前生注定，非人力可以勉強。今日聽在下說一樁意外姻緣的故事，喚做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這故事出在那個朝代，何處地方，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間。杭州府有一人，姓劉名義，是個醫家出身。媽媽談氏生得一對兒女，兒子喚做劉璞，年當弱冠，一表非俗。已聘下孫寡婦的女兒，珠姨為妻。那劉璞自幼攻書學業，已就到十六歲上。劉秉義欲令他棄了書本，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習學醫業劉璞立志大就不肯改業不在話下女兒小名慧娘年方一十五歲已受了鄰近開生藥舖裴九老家之聘那慧娘生得姿容蘊麗意態妖嬈非常標致怎見得但見

蛾眉帶秀鳳眼含晴靨如弱柳迎風面似嬌花拂水體態輕盈漢家飛燕同稱性格風流吳國西施並美藥宮仙子謫人間月殿嫦娥臨下界

不題慧娘貌美且說劉公見兒子長成同媽媽商議要與他完姻方待教媒人到孫家去說恰好裴九老也教媒人來說要娶慧娘劉公對媒人道多多止覆裴親家少女年紀尚幼一些粧奩未備須再過幾時待小兒完姻過了方及小女之事目下斷然不能從命媒人得了言語回覆裴

家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子愛惜如珍寶一般恨不能風吹得大旱些兒與他畢了姻事生男育女今日見劉公推托好生不喜又央媒人到劉家說道令愛今年一十五歲也不算做小了到我家來時即如女兒一般看待決不難為就是粧奩厚薄但憑親家並不計論萬望親家曲允則個劉公立意先要與兒子完姻然後嫁女媒人往返了幾次終是不允裴九老無奈只得忍耐當時若是劉公允了却不省這些事體止因執意不從到後生出一段新聞傳說至今正是

只因一着錯

滿盤俱是空

却說劉公回脫了裴家央媒人張六嫂到孫家去說兒子的姻事元來孫寡婦母家姓胡嫁的丈夫孫恒原是舊家

子弟自十六歲做親十七歲就生下一個女兒喚名珠姨
纔隔一歲又生個兒子取名孫備小字玉郎兩個兒女方
在襁褓中孫恒就亡過了虧孫寡婦有些節氣同着養娘
守這兩個兒女不肯改嫁因此人都喚他是孫寡婦光陰
迅速兩個兒女漸漸長成珠姨便許了劉家玉郎從小聘
定善丹青徐雅的女兒文哥為婦那珠姨玉郎都生得一
般美貌就如良玉碾成自粉團就一般加添資性聰明男
善讀書文工對指還有一件不但才貌雙全且又孝悌兼
全閒話休題且說張六嫂到孫家傳達劉公之意要擇吉
日娶小娘子過門孫寡婦母子相依滿意欲要再停幾時
因想男婚女嫁乃是大事只得應承對張六嫂道「上覆親
翁親母我家是孤兒寡婦沒甚大粧奩嫁送不過隨帶粗



布衣裳凡事不要見責張六嫂覆了劉公劉公備了八盒
羹菓禮物並吉期送到孫家孫寡婦受了吉期忙忙的製
辦出嫁東西看看日子已近母子不忍相離終日啼啼哭
哭誰想劉璞因肩風之後出汗虛了變為寒症人事不省
十分危篤喫的藥就如廢在石上一毫沒用求神問卜俱
說無救嚇得劉公夫妻寃鬼都喪守在牀邊吞聲對泣劉
公與媽媽商議道「孩兒病勢恁樣沉重料必做親不得不
如且回了孫家等待病痊再擇日罷」劉媽媽道「老官兒你
許多年紀了這樣事難道還不曉得大凡病人勢凶得喜
事一沖就好了未曾說起的還要相求如今現成事體
怎麼反要回他劉公道「我看孩兒病體凶多吉少若要來
家冲得好時此是萬千之喜不必講了倘或不好可不害

了人家子女有個晚嫁的名頭劉媽媽道老官你但顧了別人却不顧自己你我費了許多心機定得一房媳婦誰知孩兒命薄臨做親却又患病起來今若回子孫家孩兒無事不消說起萬一有些山高水低有甚把臂那原聘還了一半也算是他們忠厚了却不是人財兩失劉公道依你便怎樣劉媽媽道依着我分付了張六嫂不要題起孩兒有病竟要來家就如着媳婦一般若孩兒病好另擇日結親倘然不起媳婦轉嫁時我家原聘並各項使費少不得班足了放他出門却不是個萬全之策劉公身疑原是棉花做的就依着老婆忙去叮囑張六嫂不要洩漏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劉公便瞞着孫家那知他緊問壁

爲人極是刁鑽專一打聽人家的細事喜談樂道因他做主管時得了些不義之財手中有錢所居與劉家基址相連意欲強買劉公房子劉公不肯爲此兩下面和意不和巴不能劉家有些事故幸災樂禍曉得劉璞有病危急滿心歡喜連忙去報知孫家孫寡婦聽見女婿病凶恐防誤了女兒即使養娘去叫張六嫂來問張六嫂欲待不說恐怕劉璞有變孫寡婦後來埋怨欲要說了又怕劉家見怪事在兩難欲言又止孫寡婦見他半吞半吐越發盤問得急了張六嫂隱瞞不過乃說偶然傷風原不是十分大病將息到做親時料必也好了孫寡婦道聞得他病勢十分沉重你怎說得這般輕易這事不是當要的我受了千辛萬苦守得這兩個兒女成人如珍寶一般你若含糊賺了

我女兒時，少不得和你性命相博。那時不要見怪。又道你去對劉家說，若果然病重，何不待好了，另擇日子。總是兒女年紀尚幼，何必恁般忙迫。問明白了，快來回報。一聲張六嫂領了言語，方欲出門。孫寡婦又叫轉道：我曉得你決無實話回我的。我令養娘同你去走遭，便知端的。張六嫂見說，教養娘同去。心中着忙道：不消得好歹，不悞大娘之事。孫寡婦那里肯聽。教了養娘些言語，跟張六嫂同去。張六嫂攏脫不得，只得同到劉家。恰好劉公走出門來。張六嫂欺養娘不認得，便道：小娘子，少待等我問句話來。急急走上前，拉劉公到一邊，將孫寡婦適來言語細說。又道：他因放心不下，特教養娘同來討個實信。却怎的。回答劉公聽見，養娘來看手足無措，埋怨道：你恁不阻攔住了，却與他

同來。張六嫂道：再三攔阻，如何肯聽。教我沒奈何。如今且留他進去坐了，你們再去從長計較。回他：不要連累我。後日受氣，說還未畢。養娘已走過來。張六嫂就道：此間便是劉老爹。養娘深深道個萬福。劉公還了禮道：小娘子請裏面坐。一齊進了大門，到客坐內。劉公道：六嫂你陪小娘子坐着，待我教老荆出來。張六嫂道：老爹自便。劉公急急走到裏面。一五一十學于媽媽，又說如今養娘在外恁地回他，倘要進來探看孩兒，却又如何掩飾。不如改了日子罷。媽媽道：你真是個死貨。他受了我家的聘，便是我家的人了。怕他怎的。不要着忙。自有道理。便教女兒慧娘你去將新房中收拾整齊，留孫家婦女喫點心。慧娘答應自去。劉媽媽卽走向外邊，與養娘相見。畢問道：小娘子下顧不



知親母有其話說。養娘道：俺大娘聞得大官人有恙，放心不下，特教男女來問候。二來上覆老爹大娘，若大官人病體初痊，恐未可做親，不如再停幾時。等大官人身子健旺，另揀日罷。劉媽媽道：多承親母過念。大官人雖是身子有些不快，却是偶然傷風，原非大病。若要另擇日子，這斷不能勾的。我們小人家的買賣，千難萬難，方纔支持得這樣。如錯過了，却不又費一番手脚。況且有病的人，已不得喜事來，冲他病也易好。常見人家要省事時，趕着這病來見，喜何況我家吉期送已多日。親戚都下了帖兒，請喫喜筵。如今忽地換了日子，他們不道你們不肯，必認做我們討媳婦不起。傳說開去，却不被人笑耻，壞了我家名頭。煩小娘子回去上覆親母，不必擔憂。我家干係大哩。養娘道：大

娘話雖說得是，請問大官人睡在何處？待男女候問一聲好家去回報。大娘也教他放心。劉媽媽道：適來服了發散藥，正好睡在那里。我與小娘子代言罷。事體總在剛纔所說了，更無別說。張小嫂道：我原說偶然傷風，不是大病。你們大娘不肯相信，又要你來。如今方見老身不是說謊的了。養娘道：既如此，告辭罷。便要起身。劉媽媽道：那有此理。說話忙了，茶也還沒有喫，如何便去。即邀到裏邊，又道：我房裏腌腌臢臢，到在新房裏坐罷。引入房中，養娘舉目看時，擺設得十分齊整。劉媽媽又道：你看我家諸事齊備，如何肯又改日子？就是做了親，大官人到還要留在我房中歇宿，等身子全愈了，然後同房。理養娘見他整備得停當，信以為實。當下劉媽媽教丫鬟將出點心茶來擺上。又

水慧娘向來相陪養娘心中想道我家珠姨是極標致的
了誰想這女娘也恁般出色喫了茶作別出門臨行劉媽
媽又再三囑付張六嫂是必來覆我一聲養娘同着張六
嫂回到家中將上項事說與主母孫寡婦聽了心中到沒
了主意思道欲待允了恐怕女婿真個病重變出些不好
來害了女兒將欲不允又恐女婿果是小病已愈悞了吉
期疑惑不定乃對張六嫂道大嫂待我的酌量定了明早來
取回信罷張六嫂道正是大娘從容計較計較老身明早
來也說罷自去且說孫寡婦與兒子玉郎商議這事怎生
計較玉郎道看起來還是病重故不要養娘相見如今必
要回他另擇日子他家也沒奈何只得罷休但是全費他
這番東西見得我家沒有情義倘後來病好相見之期費

道沒趣若依子他們時又恐果然有變那時進退兩難懊
悔却便遲了依着孩兒有個兩全之策在此不知母親可
聽孫寡婦道你且說是甚兩全之策玉郎道明早教張六
嫂去說日子便依着他家粧奩一毫不帶見喜過了到第
三朝就要接回等待病好連粧奩送去是恁樣縱有變故
也不受他們籠絡這却不是意應其美孫寡婦道你真是
個孩子家見識他們一時假兩全承娶去過了三朝不肯
放回那怎麼處玉郎道如此怎好孫寡婦又想了一想道
除非明日教張六嫂依此去說臨期教姐姐閃過一邊把
你假扮了送去皮箱內原帶一副道袍鞋襪預防到三朝
容你回來不消說起倘若不容且住在那里看個下落倘
有三長兩短你取出道袍穿了竟自走回那個扯得你住



玉郎道：別事便可。這事却使不得。後來被人曉得，教孩兒怎生做人。孫寡婦見兒子推却，心中大怒道：縱別人曉得，不過是耍笑之事，有甚大害。玉郎平昔孝順，見母親發怒，連忙道：待孩兒去便了，只不會梳頭，却怎麼好。孫寡婦道：我教養娘，伏侍你去便了，計較已定。次早張六嫂來討回音。孫寡婦與他說如此如此，恁般恁般。若依得，便娶過去。依不得，便另擇日罷。張六嫂覆了劉家，一如命。你道他爲何就肯了？只因劉璞病勢愈重，恐防不妥，單要哄媳婦到了家裏，便是買賣了。故此將錯就錯，更不爭長。競短那知孫寡婦已先叅透機關，將個假貨送來。劉媽媽反做了。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休煩絮，到了吉期，孫寡婦把玉郎粧扮起來，果然與女

兒無二。連自己也認不出真偽。又教習些女人禮數，諸色好了。只有兩件難以遮掩，恐怕露出事來。那兩件：第一件是足與女子不同，那女子的尖尖趨趨鳳頭一對，露在湘裙之下，蓮步輕移，如花枝招展一般。玉郎是個男子，漢一隻脚比女子的有三四隻大。雖然把掃地長裙遮了，教他緩行細步，終是有些蹊蹺。這也還在下邊無人來揭起裙兒觀看，還隱藏得過。第二件是耳上環兒，此乃女子平常日時所戴，愛輕巧的也少，不得戴對丁香兒。那極貧小戶人家，沒有金的銀的，就是銅錫的，也要買對兒戴着。今日玉郎扮做新人，滿頭珠翠，若耳上沒有環兒，可成模樣麼？他左耳還有個環兒，乃是幼時恐防難養穿過的。那右耳却沒眼兒，怎生戴得？孫寡婦左思右想想，出一個計策來。

你道是甚計策。他教養娘討個小小膏藥貼在右耳。若問時只說環眼生着疔瘡。戴不得環子。露出左耳上眼兒。掩飾訂點停當。將珠姨藏過一間房裏。專候迎親人來。到了黃昏時候。只聽得鼓樂喧天。迎親轎子已到門首。張六嫂先入來看見新人。打扮得如花神一般。好不歡喜。眼前不見玉郎。問道：小官人怎地不見孫寡婦？道：今日忽然身子有些不健。睡在那里。起來不得。那婆子不知就裏。不來再問。孫寡婦將酒飯犒賞了來人。賓相念起詩賦。請新人上轎。玉郎携上方巾。向母親作別。孫寡婦一路假哭。送出門來。上了轎子。教養娘跟着隨身。只有一隻皮箱。更無一毫粧奩。孫寡婦又叮囑張六嫂道：與你說過三朝就要送回的。不要失信。張六嫂連聲答應道：這個自然。不題孫寡婦。

且說迎親的一路笙簫聒耳。燈燭輝煌。到了劉家門首。賓相進來說道：新人將已出轎。沒新郎迎接。難道教他獨自拜堂不成？劉公道：這却怎好？不要拜罷。劉媽媽道：我自道理教女兒陪拜便了。即令慧娘出來相迎。賓相念了闌門詩賦。請新人出了轎子。養娘和張六嫂兩邊扶着慧娘相迎。進了中堂。先拜了天地。次及公姑親戚。雙雙却是兩個女人同拜。隨從人沒一個不掩口而笑。都相見過了。然後姑嫂對拜。劉媽媽道：如今到房中去與孩兒拜。喜樂人吹打引新人進房。來至臥床邊。劉媽媽捐起帳子。叫道：我的兒。今日娶你媳婦來家。沖喜。你須掙扎精神。則個連叫三四次。並不則聲。劉公將燈照時。只見頭兒歪在床邊。昏迷去了。原來劉璞病得身子虛弱。被鼓樂一震。故此昏迷當

下老夫妻手忙脚亂，指佳人中，卽教取過熱湯，灌了幾口，出了一身冷汗，方纔甦醒。劉媽媽教劉公看着兒子，自己引新人進新房中，去捐起方巾，打一看時，美麗如畫，親戚無不喝采，只有劉媽媽心中反覺苦楚。他想媳婦恁般美貌，與兒子正是一對兒，若得雙雙奉侍，老夫妻的暮年，也不枉一生辛苦。誰想他没福臨做親，却染此大病，十分中到有九分不妙。倘有一差兩悞，媳婦少不得歸于別人，豈不目前空喜，不題劉媽媽心中之事。且說玉郎也舉目看時，許多親戚中，只有姑娘生得風流標致，想道：好個女子，我孫潤可惜，已定了妻子。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一定要求他爲婦。這里玉郎方在贊羨，誰知慧娘心中也想道：一向張六嫂說他標致，我還未信，不想話不虛傳，只可憐哥

哥這福受用，今夜教他孤眠獨宿。若我丈夫像得他這樣美貌，便稱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勾哩。不題二人彼此欣羨。劉媽媽請衆親戚，赴過花紅筵席，各自分頭歇息。賓相樂人俱已打發去了。張六嫂沒有睡處，也自歸家。玉郎在房養娘與他卸了首飾，秉燭而坐，不敢便窺劉媽媽。與劉公商議道：媳婦初到，如何教他獨宿？可教女兒去陪伴。劉公道：只怕不穩便。孫他自睡罷。劉媽媽不聽。劉慧娘道：你今夜陪伴嫂嫂在新房中去睡，省得他怕冷。靜慧娘正愛着嫂嫂，見說教他相伴，恰中其意。劉媽媽引慧娘到新房中道：娘子只因你官人有些小恙，不能回房，特令小女來同睡。玉郎恐露出馬腳，回道：奴家自來，最怕生人到，不消得伴罷。劉媽媽道：呀，你們姑嫂年紀相仿，卽如姊妹一般。



正好相處怕怎的。你若嫌不穩時，各自蓋着條被兒，便不妨了。對慧娘道：你去收拾了被窩過來。慧娘答應而去。玉郎此時又驚又喜，喜的是心中正愛着姑娘，標致不想天與其便。劉媽媽令來陪臥，這事便有幾分了。驚的是恐他不允，一時叫喊起來，反壞了自己之事。又想道：此番挫過後，會難逢。看這姑娘年紀已在當時，情實料也開了。須用工緩緩擦發熱了，不怕不上我釣。心中正想慧娘，教了養拿了被兒同進房來，放在床上。劉媽媽起身同了慧娘，慧娘將房門閉上，走到玉郎身邊，笑容可掬，乃道：嫂嫂適來見你一些東西不喫，莫不餓了。玉郎道：到還未餓。慧娘又道：嫂嫂今後要甚東西，可對奴家說知，自去拿來，不要害羞。不說玉郎見他意見殷勤，心下暗喜，答道：多謝姑娘。

美情。慧娘見燈上紅着一個大大花兒，笑道：嫂嫂好個燈花兒，正對着嫂嫂，可知喜也。玉郎也笑道：姑娘休得取笑，還是姑娘的喜信。慧娘道：嫂嫂話兒到會要人，兩個閒話。一回，慧娘道：嫂嫂夜深了，請睡罷。玉郎道：姑娘先請。慧娘道：嫂嫂是客，奴家是主，怎敢僭先。玉郎道：這個房中還是姑娘是客，慧娘笑道：恁般占先了，便解衣先睡。養娘見兩下取笑，覺道玉郎不懷好意，低低說道：官人，你須要斟酌。此事不是當耍的，倘大娘知道了，連我也不好。玉郎道：不消囑付，我自曉得。你自去睡。養娘便去。旁邊打個舖兒睡下。玉郎起身，携着燈兒，走到牀邊，揭起帳子，照着只見慧娘捲着被兒睡在裏。牀見玉郎將燈來照，笑嘻嘻的道：嫂嫂睡罷了，照怎的。玉郎也笑道：我看姑娘睡在那一頭，方好。

來睡把燈放在林前一隻小桌兒上解衣入帳對慧娘道
姑娘我與你一頭睡了好講話要子慧娘道如此最好玉
郎鑽下被裏卸了上身衣服下體小衣却穿着問道姑娘
今年青春了慧娘道一十五歲又問姑娘許的是那一家
慧娘怕羞不肯回言玉郎把頭推到他枕上附耳道我與
你一般是女兒家何必害羞慧娘方纔答道是開生藥舖
的裴家又問道可見說佳期還在何日慧娘低低道近日
曾教媒人再三來說爹道奴家年紀尚小回他們再緩幾
時玉郎笑道好光景回了他家你心下可不氣惱慧娘伸手把
玉郎的頭推下枕來道你不是個好人壞了我的話便來
要人我若氣惱時你今夜心裏還不知怎地惱着哩玉郎
依舊又推到枕上道你且說我有甚惱慧娘道今夜做親

沒有個對兒怎地不惱玉郎道有姑娘在此這却便是個

斷次入港想當於耳

對兒了又有甚惱慧娘笑道怎樣說你是我的娘子了玉
郎道我年紀長似你丈夫還是我慧娘道我今夜替哥哥
拜堂就是哥哥一般還該是我玉郎道大家不要爭只做
個文夫妻罷兩個說風話要子愈加親熱玉郎料想沒事
乃道既做了夫妻如何不合被兒睡口中便說兩手即掀
開他的被兒推過身來伸手便去摸他上身膩滑如酥下
體却也穿着小衣慧娘此時已被玉郎調動春心忘其所
以任玉郎摩弄全然不推玉郎摸至胸前時一對小乳豐
隆突起溫軟如綿乳頭却像雞頭肉一般甚是可愛慧娘
也把手來將玉郎渾身一摸道嫂嫂好個軟滑身子摸他
乳時剛剛只有兩個小小乳頭心中想道嫂嫂長似我怎

糜乳兒到小玉郎摩弄了一回便雙手摟抱過來嘴對嘴
將舌尖度向慧娘口中慧娘只認做姑嫂戲耍也將雙手
抱住含了一回也把舌兒吐到玉郎口裏被玉郎含住着
實啣吮啞得慧娘遍體酥麻便道嫂嫂如今不像女夫妻
竟○是○真○夫○妻○一○般○了○玉郎見他情動便道有心願了何不
把小衣一發去了親親熱熱睡一回也好慧娘道羞人答
答脫了不好玉郎道縱是取笑有甚麼羞便解開他的小
衣褪下伸手去摸他不便處慧娘雙手卽來遮掩道嫂嫂
休得囉哩玉郎堵過面來親個嘴道何妨得你也摸我的
便了慧娘真個也去解了他的襖來摸時只見一條土莖
鐵硬的挺着喫了一驚縮手不迭乃道你是何人却假粧
着嫂嫂來此玉郎道我便是你的丈夫了又問怎的一頭

卽便騰身上去將手啟他雙股慧娘雙手推開半邊道你
若不說真話我便叫喊起來教尔了不得玉郎着了急連
忙道娘子不消性急待我說便了我是你嫂嫂的兄弟玉
郎聞得你哥哥病勢沉重未知怎地我母親不捨得姐姐
出門又恐誤了你家吉期故把我假姊妹來等你哥哥病
好然後送姐姐過門不想天付良緣到與娘子成了夫婦
此情只許你我曉得不可洩漏說罷又翻身上來慧娘初
時只道是真女人尙然心愛如今却是個男子豈不歡喜
況且已被玉郎先引得神魂飄蕩又驚又喜半推半就道
原來你們恁樣欺心玉郎那有心情回答雙手緊緊抱住
卽便恣意風流

一個是青年孩子初嘗滋味一個是黃花女兒乍得甜

頭一個說今宵花燭到成就了你我姻緣一個說此夜
衾裯便試發了夫妻恩愛一個說前生有分不須月老
冰人一個道異日休忘說盡山盟海誓各燥自家脾胃
管甚麼姐姐哥哥且圖眼下歡娛全不想有夫有婦雙
雙蝴蝶花間舞兩兩鴛鴦水上遊

雲雨已畢緊緊偎抱而睡且說養娘恐怕玉郎弄出事來
臥在旁邊舖上眼也不合聽着他們初時還說話笑耍次
後只聽得牀棧搖曳氣喘吁吁已知二人成了那事暗暗
叫苦到次早起來慧娘自向母親房中梳洗養娘替玉郎
梳粧低低說道官人你昨夜恁般說了却又口不應心做
下那事倘被他們曉得却怎處玉郎道又不是我去尋他
他自送上門來教我怎生推却養娘道你須拿住主意便

好玉郎道你想恁樣花一般的美人同牀而臥便是鑽石

不見可欲其心不亂

人也打熬不住教我如何忍耐得過你若不洩漏時更有

何人曉得粧扮已畢來劉媽媽房裏相見劉媽媽道兒環
子也忘戴了養娘道不是忘了因右耳上環眼生了疔瘡
戴不得還貼着膏藥聖劉媽媽道原來如此玉郎依舊來
至房中坐下親戚女眷都來相見張六嫂也到慧娘梳裹
罷也到房中彼此相視而笑是日劉公請內外親戚喫慶
喜筵席大吹大擂直飲到晚各自辭別回家慧娘依舊來
伴玉郎這一夜顛鸞倒鳳海誓山盟比昨倍加恩愛看看
過了三朝二人行坐不離到是養娘捏着兩把汗催玉郎
道如今已過三朝可對劉大娘說回去罷玉郎與慧娘正
火一般熱那想回去假意道我怎好啟齒說要回去須是

母親教張六嫂來說便好。養娘道也說得是。即便回家却說孫寡婦雖將兒子假粧嫁去。心中却懷着鬼胎。急切不見張六嫂來回覆。眼巴巴望到第四日。養娘回家連忙來問。養娘將女婿病凶。姑娘陪拜。夜間同睡相好之事。細細說知。孫寡婦跌足叫苦道。這事必然做出來也。你快去尋張六嫂來。養娘去不多時。同張六嫂來。孫寡婦道。六嫂前日講定約三朝便送回來。今已過了勞你去說。快些送我女兒回來。張六嫂得了言語。同養娘來至劉家。恰好劉媽媽在玉郎房中閒話。張六嫂將孫家要接新人的話說知。玉郎慧娘不忍割舍。到暗暗道。但願不允便好。誰想劉媽媽真個說道。六嫂你媒也做老了。難道恁樣事還不曉得。從來可有三朝媳婦便歸去的理麼。前日他不肯嫁來。

這也沒奈何。今既到我家。便是我家的人了。還像得恁意。我千難萬難娶得個媳婦。到三朝便要回去。說也不當人了。既如此。不捨得何不當初莫許人家。他也有兒子。少不也要娶媳婦。看三朝可肯放回家去。聞得親母是個知禮之人。虧他怎樣說了出來。一番言語說得張六嫂啞口無言。不敢回覆孫家。那養娘恐怕有人闖進房裏衝破工人工之事。到緊緊守着房門。也不敢回家。且說劉璞自從結親這夜。驚出那身冷汗來。漸七痊可。曉得妻子已娶來。家人物十分標致。心中歡喜。這病愈覺好得快了。過了數日。掙扎起來。半眠半坐。目漸健旺。即能梳裹。要到房中來看渾家。劉媽七恐他初愈不耐行動。教丫鬟替着自己。也隨後慢慢騰騰的走到新房門口。養娘正坐在門檻之上。丫鬟

道讓大官人進去，養娘立起身來，高聲叫道：「大官人進來，了。」玉郎正攬着慧娘調笑，听得有人進來，連忙走開。劉璞撇開門帘，跨進房來。慧娘道：「哥哥且喜梳洗了，只怕還不宜勞動。」劉璞道：「不打緊，我也暫時走走，就去睡的。」便向玉郎作揖。玉郎背轉身，道了個萬福。劉媽媽道：「我的兒，你且慢作揖麼？」又見玉郎背立，便道：「娘子，這便是你官人。如今病好了，特來見你，怎麼到背轉身子，走向前扯近兒子身邊？」道：「我的兒，與你恰好，正是個對兒。」劉璞見妻子美貌非常，甚是快樂。真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病平去了幾分。劉媽媽道：「兒去睡了罷，不要難爲身子。」原教丫鬟扶着慧娘也同進去。玉郎見劉璞雖然是個病容，却也人材齊整，暗想道：「姐姐得配此人，也不辱沒了。」又想道：「如今姐夫病好，倘然要來同臥，這事便要決撒快些回去罷。」到晚，上對慧娘道：「你哥哥病已好了，我須往身不得，你可攬掇母親送我回家，換姐姐過來。這事便隱過了。若再佳時，事必敗露。」慧娘道：「你要歸家，也是易事。我的終身，却怎麼處？」玉郎道：「此事我已千思萬想，但你已許人，我已聘婦，沒甚計策挽回。知之奈何？」慧娘道：「君若無計娶我，誓以鳧屍相隨。決然無顏更事他人。」說罷，嗚嗚咽咽哭將起來。玉郎與他拭了眼淚道：「你且勿煩惱，容我再想。自此兩相留戀，把回家之事到閣起一邊。」一日午飯已過，養娘向後邊去了。二人將房門閉上，商議那事。長筭短筭，沒個計策。心下苦楚，彼此相抱暗泣。且說劉媽媽自從媳婦到家之後，女兒終日行坐不離，剛到晚，便閉上房門去睡。直至日上三竿方纔

好，倘然要來同臥，這事便要決撒快些回去罷。到晚，上對慧娘道：你哥哥病已好了，我須往身不得，你可攬掇母親送我回家，換姐姐過來。這事便隱過了。若再佳時，事必敗露。慧娘道：你要歸家，也是易事。我的終身，却怎麼處？玉郎道：此事我已千思萬想，但你已許人，我已聘婦，沒甚計策挽回。知之奈何？慧娘道：君若無計娶我，誓以鳧屍相隨。決然無顏更事他人。說罷，嗚嗚咽咽哭將起來。玉郎與他拭了眼淚道：你且勿煩惱，容我再想。自此兩相留戀，把回家之事到閣起一邊。一日午飯已過，養娘向後邊去了。二人將房門閉上，商議那事。長筭短筭，沒個計策。心下苦楚，彼此相抱暗泣。且說劉媽媽自從媳婦到家之後，女兒終日行坐不離，剛到晚，便閉上房門去睡。直至日上三竿方纔

起身劉媽媽好生不樂初時認做姑嫂相愛不在其意已後日日如此心中老大疑惑也還道是後生家貪眠懶惰幾遍要說因想媳婦初來尚未與兒子同牀還是個嬌客只得耐住那日也是合當有事偶在新房前走過忽聽得裏邊有哭泣之聲向壁縫中張時只見媳婦共女兒互相接抱低低而哭劉媽媽見如此做作料道這事有些蹊蹺欲待發作又想兒子纔好若知得必然氣惱權且耐住便掀門帘進來門却閉着叫道快些開門二人聽見是媽媽聲音拭乾眼淚忙來開門劉媽媽走將進去便道爲甚青天白日把門閉上在內搜抱啼哭二人被問驚得滿面通紅無言對答劉媽媽見二人無言一發是了氣得手足麻木一手扯着慧娘道做得好事且進來和你說話扯到後

邊一間空屋中來了鬢看見不知爲甚閃在一邊劉媽媽扯進了屋裏將門閉上了鬢伏在門上張時見媽媽尋了一根木棒罵道賤人快說實話便篋你打罵若一句含糊托下你這下半截來慧娘初時抵懶媽媽道賤人我且問你他來得幾時有甚恩愛割捨不得閉着房門搜抱啼哭慧娘對答不來媽媽拿起棒子要打心中却又不捨得慧娘料是隱瞞不過想道事已至此索性說個明白求爹媽辭了裴家配與玉郎若不允時拚個自盡便了乃道前日孫家曉得哥哥有病恐悞了女兒要看看下落教爹媽另自擇日因爹媽執意不從故把兒子玉郎假粧嫁來不想母親教孩兒陪伴遂成了夫嬾恩深義重誓必圖百年偕老今見哥哥病好玉郎恐怕事露要回去換姐姐過來孩兒

思想一女無嫁二夫之理、教玉郎尋門路娶我爲妻、因無
良策又不忍分離、故此啼哭、不想被母親看見、只此便是
實話、劉媽媽聽罷、怒氣填膺、把棒撇在一邊、雙足亂跳、罵
道、原來這老乞婆、恁般欺心、將男作女、哄我怪道三朝便
要接回、如今害了我女兒、須與他干休、不得拚這老性命
結識這小殺才罷、開了門、便趕出來、慧娘見母親去打玉
郎、心中着忙、不顧羞耻、上前扯住被媽媽將手一推、跌在
地上、爬起時、媽媽已趕向外邊去了、慧娘隨後也趕將來、
了警亦跟在後邊、且說玉郎見劉媽媽扯去慧娘、情知事
露、正在房中着急、只見養娘進來道、官人不好了、弄出事
來也、適在後邊來、聽得空屋中亂鬧、張看時、見劉大娘拿
大棒子拷打姑娘、逼問這事哩、玉郎聽說、打着慧娘心、如

刀割眼中、落下淚來、沒了主意、養娘道、今若不走、少頃便
禍到了、玉郎卽忙、除下簪釵、挽起一個角兒、皮箱內開出
道袍鞋襪、穿起走出房來、將門帶上、離了劉家、帶跌奔回
家裏、正是

拆破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孫寡婦見兒子回來、恁般慌急、又驚又喜、便道、如何這般
模樣、養娘將上項事說知、孫寡婦埋怨道、我教你去不過
權宜之計、如何却做出這般沒天理事體、你若三朝便回、
隱惡揚善、也不見得事敗、可恨張六嫂這老虔婆、自從那
日去了、竟不來覆我、養娘你也不回家、走遭教我、日夜擔
愁、今日弄出事來、害這姑娘、却怎麼處、要你不肖子何用、
玉郎被母親責驚、愧無地、養娘道、小官人也自要回的

醉世情言 卷之八
怎奈劉大娘不肯，我因恐他們做出事來，日日守着房門，不敢回家。今日瞥走到後邊，便被劉大娘撞破，幸喜得急奔回來，還不曾喫虧。如今且教小官人躲過兩日，他家沒甚話說，便是萬千之喜了。孫寡娘真個教玉郎閃過等候，他家消息，且說劉媽媽趕到新房門口，見門閉着，只道玉郎還在裏面，在外罵道：天殺的賊賤才，你把老娘當做什麼樣人，敢來弄空頭，壞我的女兒。今日與你性命相博，方見老娘手段快些。走出來，若不開時，我就打進來了。正罵時，慧娘已到，便去扯母親進去。劉媽媽罵道：賤人虧你羞也不羞，還來勸我儘力一摔，不想用力猛了，將門靠開。母子兩個都跌進去，攪做一團。劉媽媽罵道：好天殺的賊賤才，到放老娘這一交，卽忙爬起尋時，那里見個影兒。那婆

子尋不見玉郎，乃道：天殺的好兒，識走得好，你便走上天去，少不得也要拿下來。對着慧娘道：如今做下這等醜事，倘被裴家曉得，却怎地做人。慧娘哭道：是孩兒一時不是，做差這事，但求母親憐念孩兒，勸爹爹怎生回了一裴家，嫁着玉郎，猶可挽回。前失倘若不免有死而已，說罷，哭倒在地。劉媽媽道：你說得好自在話兒。他家下財聘，聘定着媳婦，今日平白地要休這親事，誰個肯麼。倘然因甚事故要休，這親教你爹怎生對答。難道說我女兒真話自尋了一個漢子不成。慧娘被母親說得滿面羞慚，將袖掩着痛哭。劉媽媽終是禽犢之愛，見女兒恁般啼哭，却又恐哭傷了身子，便道：我的兒，這也不干你事，都是那老虔婆設這沒天理的詭計，將那殺才喬粧嫁來，我一時不知，教你陪伴落

了他圈套，如今總是無人知得，把來閣過一邊，全你體面。這纔是個長策。長策若說要休了裴家，嫁那殺才，這是斷然不能。慧娘見母親不允，愈加啼哭。劉媽媽又憐又惱，到沒了主意，正鬧間，劉公正任在人家看病回來，打房門口經過，聽得房中啼哭，乃是女兒的聲音，又聽得媽媽話響，正不知爲着甚的心中疑惑，忍耐不住，揭開門帘問道：你們爲甚恁般模樣？劉媽媽將前項事一一細說，氣得劉公半晌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想到把媽媽埋怨道：都是你這老乞婆，害了女兒。乃前亦而後悔，劉老乞婆因想內而然。初兒子病重時，我原要另擇日子，你便說長道短，生出許多話來，執意要那一廿次後，孫家教養娘來，說我也罷了，又是你弄嘴弄舌，哄着他家，及至娶來家中，我說待他自睡罷，你又偏益推女兒伴他，如今伴得什麼。



劉媽媽因玉郎走了，又不捨得女兒，難爲一肚子氣，正沒發脫，見老公倒前倒後，數說埋怨，急得暴躁如雷，罵道：老忘八，依你說起來，我的孩兒應該與這殺才騙的一頭撞，個滿懷。劉公也在氣惱之時，揪過來，便打慧娘，便來解勸。三人攪做一團，滾做一塊，分拆不開，鬢着了忙，奔到房中報與劉璞道：大官人不好了，大爺大娘在新房中相打哩。劉璞在榻上爬起來，走至新房，向前分解。老夫妻兒見手來勸，因惜他病體，初愈恐勞碌了，他方纔罷手，猶兀自老忘八老乞婆相罵。劉璞把父親勸出外邊，乃問妹子爲甚在這房中廝鬧？娘子怎又不見？慧娘被問，心下惶愧，掩面而哭，不敢則聲。劉璞焦躁道：且說爲着甚的？劉婆方把那事細說，將劉璞氣得面如土色，停了半晌，方道家醜不

可外揚倘若傳到外邊被人耻笑事已至此且再作區處
劉媽媽方纔住日走出房來慧娘掙住不行劉媽媽一手
扯着便走取巨鎖將門鎖止來到房裏慧娘自覺無顏坐
在一個壁角邊哭泣正是

饒君掬盡湘江水

難洗今朝滿面羞

且說李都管聽得劉家喧嚷伏在壁上打聽雖然曉得些
風聲却不知其中細底次早劉家丫鬟走出門來李都管
招到家中問他那丫鬟初時不肯說李都管取出四五十
錢來與他道你若說了送這錢與你買東西喫了丫鬟見了
銅錢心中動火接過來藏在身邊便從頭至尾盡與李都
管說知李都管暗喜道我把這醜事報與裴家攬撥來鬧
炒一場他定無顏在此居住這房子可不歸于我了忙忙

的走至裴家一五一十報知又添些言語激惱裴九老那
九老夫妻因前日娶親不允心中正惱着劉家今日聽見
媳婦做下醜事如何不氣一徑趕到劉家喚出劉公來發
話道當初我央媒來說要娶親時千推萬阻道女兒年紀
尚小不肯應承讓在家中私養漢子若早依了我也不見
得做出事來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家決不要這樣敗壞門
風的好東西快還了我青年聘禮另自去對親不要誤我
孩兒的大事將劉公讓得面上一回紅一回白想道我家
昨夜之事他如何今早便曉得了這也怪異又不好承認
只得懶道親家這是那里說起造恁般言語污辱我家備
被外人聽得只道真有這事你我體面何在裴九老便罵
道打脊賤才真個是老忘八女兒旋做着恁般醜事那個

不曉得的虧你還長着鳥嘴在我面前遮掩。趕近前把手向劉公臉上一撿道：老志入羞也不羞，待我送個鬼臉兒與你載了。見人劉公被他羞辱，不過罵道：老殺才，今日爲甚趕上門來欺我？便一頭撞去，把裴九老撞倒在地。兩下相打起來，裏邊劉媽媽與劉璞聽得外面嚷喧，出來看時，却是裴九老與劉公厮打，急向前拆開。裴九老指着罵道：老忘入打的好，我與你到府裏去說話。一路罵出門去了。劉璞便問父親裴九因甚清早來厮鬧。劉公把他言語學了一遍。劉璞道：他家如何便曉得了？此甚可怪。又道：如今事已彰揚，却怎麼處？劉公又想起裴九老恁般恥辱，心中轉惱，頓是道：都是孫家老乞婆害我家。壞了門戶，受這樣惡氣，若不告他，怎出得這氣？劉璞勸解不住，劉公央人寫

了狀詞，望着府前奔來。正值喬太守早堂放告，這喬太守雖則關西人，又正直又聰明，憐才愛民，斷獄如神。府中都稱爲喬青天。却說劉公剛到府前，劈面又遇着裴九老。老見劉公手執狀詞，認做告他，便罵道：老志入，你女做了醜事，到要告我，我回你去見太爺。上前一把扯住，兩下又打將起來。兩張執事，都打失了。二人結做一團，扭至堂上。喬太守看見，喝教各跪一邊，問道：你二人叫甚名字？爲何結扭相打？二人一齊亂嚷。喬太守道：不許亂越。那老兒先上來說裴九老跪上堂，講道：小人叫做裴九，有個兒子裴政，從初聘下，這劉秉義的女兒，慧娘爲妻。今年都已十五歲了。小人因是年老愛子，要早與他完姻。幾次央媒去說，要娶媳婦，那劉秉義只推女兒年紀尚小，勒指不許。誰想

他縱女賣奸，戀着孫潤，暗招在家要圖賴親事。今早到他家裏說，反把小人毆辱，情極了。來爺爺臺下投生，他又趕來扭打，求爺爺作主，救小人。則個喬太守聽了道：且下去。喚劉秉義上去問道：你怎麼說？劉公道：小人有一子一女，兒子劉璞，聘孫寡婦女兒，孫姨爲婦。女兒便許裴九的兒子，向日裴九要娶時，一來女兒尙幼，未曾整備粧奩。二來正與兒子完姻，故此不允。不想兒子臨婚時，忽地患起病來，不敢教與媳婦同房，令女兒陪伴。嫂子那知孫寡婦欺心，藏過女兒，却將兒子孫潤假粧過來，到強好了。小人女兒正要告官，這裴九知得了，登門打罵。小人氣忿不過，與他爭嚷，實不是圖賴他的婚姻。喬太守見說男扮爲女，甚以爲奇，乃道：男扮女粧，自然不同。難道你認他不出？劉公

道：婚嫁乃是常事，那會有男子假扮之理？却去辨他真假。況孫潤面貌美如女子，小人夫妻見了，已是萬分歡喜，有甚疑惑？喬太守道：孫家旣以女許你爲媳，因甚却又把兒子假粧其中，必有緣故。又道：孫潤還在你家麼？劉公道：已逃回去了。喬太守即差人去拿孫寡婦母子三人，又差人去喚劉璞、慧娘兄妹，俱來聽審。不多時，都已拿到。喬太守舉目看時，玉郎姊弟果然一服美貌，面龐無二。劉璞却也是人物俊秀，慧娘艷麗非常。暗暗欣羨道：好兩對青年兒女，心中便有成全之意。乃問孫寡婦：因甚將男作女，哄騙劉家，害他女兒？孫寡婦乃將女婿病重，劉秉義不肯更改吉期，恐怕誤了女兒終身故，把兒子粧去沖喜，三朝便回。是一時權宜之策，不想劉秉義却教女兒陪臥，做出這事。喬

太守道元來如此問劉公道當初你兒子既是病重自然該另換書期你執意不肯却主何意假若此時依了孫家那見得女兒有此醜事這都是你自起釁端連累女兒劉公道小人一聽不合聽了妻子說話如今悔之無及喬太守道胡說你是一家之主却聽婦人言語又喚玉郎慧娘上去說孫潤你以男假女已是不該却又奸騙處女當得何罪玉郎叩頭道小人雖然有罪但非設意謀求乃是劉親母自遣其女陪伴小人喬太守道他因不知你是男子故令他來陪伴乃是美意你怎不推却玉郎道小人也曾苦諫怎奈堅執不從喬太守道論起法來本該打一頓板子纔是姑念你年紀幼小又係兩家父母釀成權且饒恕玉郎叩頭泣謝喬太守又問慧娘你事已做錯不必說起

如今還是要歸裴氏要歸孫潤實說上來慧娘哭道賤妾無嫌苟合節行已虧豈可更事他人況與孫潤恩義已深誓不再嫁若爺爺必欲判離賤妾即當自盡決無顏苟活貽笑他人說罷放聲大哭喬太守見他情詞真懇甚是憐惜且唱過一邊喚裴九老分付道慧娘本該斷歸你家但已失身孫潤節行已虧你若娶回去反傷門風被人耻笑他又蒙二夫之名各不相安今判與孫潤爲妻全其體面令孫潤還你昔年聘禮你兒子另自聘婦罷裴九老道媳婦已爲醜事小人自然不要但孫潤破壞我家婚姻今原歸于他反周全了奸夫淫婦小人怎得甘心情願一毫原聘不要求老爺斷媳婦另嫁別人小人這口氣也還消得一半喬太守道你既已不願娶他何苦又作此冤家劉公

亦稟道命爺孫潤已有妻子小女兒豈可與他為妾喬
太守初時只道孫潤尚無妻子故此翰旋見劉公說已有
妻乃道這却怎麼處對孫潤道你既有妻子一發不該害
人閨女了如今置此女于何地玉郎不敢答應喬太守又
道你妻子是何等人家又問得好可曾過門麼孫潤道小人妻子是
徐雅女兒尚未過門喬太守道這等易處了叫道裴九探
潤原有妻未娶如今他既得了你媳婦我將他妻子斷償
你約兒子消你之忿裴九老道老爺明斷小人怎敢違逆
但恐徐雅不肯喬太守道我作了主誰敢不肯你快回家
引兒子過來我差人去喚徐雅帶女兒來當堂匹配裴九
老郎忙歸家將兒子裴政領到府中徐雅同女兒也喚到
了喬太守看時而宋身女也相貌端正是個對兒乃對

徐雅道孫潤因誘子劉康義女兒今已判為夫婦我今作
王將你女兒配與裴九兒子裴政限即日三家俱便婚配
回報如有不伏者定行重治徐雅見太守作主怎敢不依
俱各甘伏喬太守援筆判道

有止斷法許多親事交為一段奇聞不然三家爭訟
身代嫁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
何時而得息哉善做自者只定以息事為斷事
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
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樓處子不用踰牆劉氏女因
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衛玉相悅為婚禮以義起所厚
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堵裴九之見許裴政改娶孫
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
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
原只一片親是交門五百年美非錯配以愛及愛伊家

母自作水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爲月老已經明斷各
赴良期

喬太守寫畢教押司當堂朗誦與衆人聽了衆人無不心
服各各叩頭稱謝喬太守在庫上支取喜紅六段教二對
夫妻披掛起來喚三起樂人三頂花花轎兒擡了三位新
人新郎及父母各自隨轎而出此事鬧動了杭州府都說
好個行方便的太守人人誦德個個稱賢自此各家完親
之後都無話說李都管不欲唆孫寡婦裴九老兩家與劉
秉義講嘴螭蚌相持自己漁人得利不期太守之于處分
反作成了孫重郎一段良緣街坊上當做一件美事傳說
不以爲醜他心中甚是不樂未及一年喬太守又取劉璞
孫淵都做了秀才起進科舉李都管自知慙愧安身不牢

反躲避鄉居後來劉璞孫淵同榜登科俱在京職仕途有
名扶持裴政亦得了官職一門親眷富貴非常劉璞官直
至龍圖閣學士連李都管家宅反歸并手劉氏刁鑽小人
亦何益哉後人有詩單道李都官爲人不善以爲後戒詩
云

爲人忠厚爲根本

何苦刁鑽欲害人

不見古人卜筮者

千錢只爲買鄉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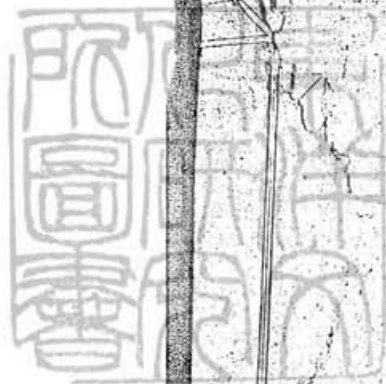
又有一詩單道喬太守此事斷得甚好

鴛鴦錯配本前緣

全賴風流太守賢

錦被一牀遮盡醜

喬公不枉叫青天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